

我在家里排行老大,是长子,也是兄弟姐妹们的大哥,但是这个身份并不稳固,因为我的上面有两个表哥,一个是阿姨的长子张福仲,一个是阿姨的儿子林文奎。我的这两个表哥都是非常有意思、有故事的人。

先说阿姨的长子张福仲,这个表哥从小和我非常亲近,互动和交往特别多,首先因为他是我的母校解放小学的少先队大队长,在那个时期孩子的心目中,是了不得的权威人士,而我充其量只是一个中队长。在少先队的阶层排行中他就压了我一头,另外他的学习成绩一直非常好,一直是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学习的楷模。福仲大表哥就这样成为我童年乃至少年生活中的重要的模仿对象。

另一个表哥林文奎,是我亲爱的大姑的儿子,尽管他没有像福仲表哥那样显赫的大队长的身份,但是他的辈分确实在我们这个家族中具有无可撼动的地位。我记得林文奎表哥参加工作时,他第一个身份是当时开鲁县委的通讯员,文奎表哥拿到了一份微薄的工资,他做的第一件事,居然

是把我请到了塞外小城开鲁县唯一的饭馆中,请我这个小表弟吃了一次油条。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下馆子,也是第一次吃到油条,这样美味的、很有象征意味的食品。所以林文奎表哥那次宴请让我产生了深深的羡慕和敬仰,而那开鲁县唯一馆子炸出来的油条,香脆和爽口的美味至今仍然保存在我的味蕾的记忆中,这是一个小孩子的天性,所以我特别感谢我的林文奎大表哥。

后来我随父亲南北迁徙,于是和文奎表哥有了一次特殊的经历,那已经是很遥远的上世纪70年代了,当时我从云南,驻守边疆,突然接到文奎表哥的信函,说他也已经参军入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炮部队的一名军官,而且他的部队即将从云南到老挝执行任务。我的表哥所属的是高炮部队,而我所属的是地炮部队。接到表哥的信息,我马上和他联系,希望在昆明能见到我亲爱的表哥一面。于是我们

表兄弟就这样在遥远的云南边疆城市昆明有了一次特殊的会面。寻找文奎表哥的过程很复杂,我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东奔西走,终于找到了久违的文奎大表哥。文奎表哥领着我一起到昆明的照相馆,两个来自内蒙古草原的军人,拍了一张特殊意义的照片,然后吃了一顿春城过桥米线。等我再见到表哥时,他已经脱下军装回到地方,成为故乡的一名地方干部,但是我至今忘不了当时在遥远的云南边疆,在昆明,我寻找他部队的那次艰辛以及兄弟相逢时的欢乐和欣喜。

我的文奎大表哥,我这一辈中年纪最大的人,就这样为我云南从军的记忆留下了一次刻骨铭心的印象。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从遥远的科尔沁草原到云南边疆,再到老挝,是何等的艰辛的旅行,但是我的大表哥就这样完成了他生命中特殊的青春记忆。然后他脱下军装回到科尔沁

草原,静静地成为一名非常尽职的领导干部。而我另一个表哥张福仲,母系家族的老大,在我们童年的记忆中有过无数次顽皮的记忆,我们曾一起在我们共同的外祖父的乡村住宅住宿,我们一起偷过那美味的西瓜,我们还一起度过童话弥漫的草原的夏夜。后来我的这个表哥成了一家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他的故事很多,但是由于我大姨父也就是大表哥的父亲是一个尽职的中学物理老师,所以我的表哥的生活注定中规中矩。

现在我的两个表哥都消退了童年乃至少年的激情,生活在科尔沁草原的那座西辽河边的小城,他们的晚年平静,但是充实。从微信上我感觉到他们的生命的激情依然澎湃着,那逝去的岁月仿佛没有对他们的壮志产生任何干扰。

所以我向我的两个大表哥,一个是父系系统的老大,一个是母系系统的老大,献上我一个兄弟的真诚的敬意。有表哥就证明你还是小弟,有表哥的感觉,真好。



一品红·环喉雀 (中国画) 万 蒂

今年5月,在大沪艺术空间,我做了一个“乐园”的画展,主题是狗狗,其中最有人缘的是我家的圆圆。圆圆是只金毛犬,三个月大的时候,我带它回家,它喜欢将头搁在我的肩上,与圆圆相处的日子里,我仔细观察它,我发现圆圆的眼睛在集中注意力的时候极其明亮,虽然这份注意力大多给了食物,但我开心地发现这样的生活细节,可惜,这样的细节很少发生,大多数时间圆圆的眼神跟它的姿态一样,懒洋洋地趴着,呈现一种莫名的慵懒度日的从容。

狗狗一般不让人摸它的鼻子,圆圆的鼻子又黑又大,得益于它的好脾气,我能碰它的鼻子,圆圆鼻子手感很弹,还有耳朵,圆圆的耳朵又长又软,一年四季暖烘烘,是我冬日最爱的暖手神器。圆圆的毛发细软又蓬松,阳光下泛着金色的光泽,趴在地上的样子像只大面包。圆圆胸口的毛常比背上的要柔软蓬松,尾巴像扇子一样轻轻摇晃,带起阵阵轻风。我喜欢揉捏圆圆的脚掌,妈妈曾说像馒头,确实,又大又厚实。偶尔会抓起它的脚闻一闻,圆圆的脚掌是暖暖的大米味,有时会有泥土的气息和青草的香味。其实,每只狗都有自己的特点,味道也不相同。哪怕用香波和精油,虽然短时间会盖过本身的气味,但是,当香味散去一些,狗狗自身的体味就会泛上来,和人工的香味结合,那味道很奇怪。我发现狗狗的体味大小跟体形大小关系不大,有时候,一只七公斤的小型犬的体味也会比一只三十几公斤的大型犬重。

常说狗有灵性,若没有亲身经历过是很难体会的。圆圆是一只脾气稳定且大多数时候懒懒的狗狗,平时对人极其

圆圆有张淡定的脸

施 湛

温和。圆圆的规矩都是我教的,它认为我为主人。没想到有一天,它让我体验了一把无条件信任和维护。那天我和妈妈发生了争执,一开始,在我房间,安静待着的圆圆感受到了紧绷的氛围,开始焦躁不安,屡次扒门想逃离,妈妈把它放出去以后,再次关上了门,我和我妈妈的争执并未结束,随后我开始哭泣。圆圆听到了我的哭声,开始在房外用力扒门。我妈妈把它放进来以后,它跑到我床边,跳上了我的床,舔了舔我的眼泪,随即冲着我妈妈吠叫,然后,又舔了舔我的脸,再次冲着我妈妈吠叫。圆圆平时对人温和,对家人更是百依百顺,但这次它为了维护我不惜凶我妈妈。它才不管这场争执的前因后果,只知道它的“主人”受委屈了,它要维护我。真挚且单纯的感情如此强烈,圆圆的行为让我破涕为笑,妈妈也眉开眼笑,争执就这么轻轻放下了。

几年后,已不记得为何吵架,但圆圆维护我这件事,成了我心里的一团温暖的火,持续燃烧着,也燃着我的创作热情。我与狗狗的相遇与互动,都会变成我创作的一部分。

圆圆的故事让我的创作更加顺滑,我画了很多圆圆的日常,阳光下的睡姿,雨后的发呆,更多的是趴着、躺着,如此这般地成为我艺术表达寄托。我说过圆圆是懒狗,它似乎有许多安全感,丝毫没有分离焦虑和恐惧。对它来说,也许是“家里人总会回来的”“总归有饭吃的”这类的安全感让它不焦躁。圆圆总是静静地等着我回家,然后淡定睡在我的房间门口,守着我。有圆圆在身边,我的心会慢慢静下来了,享受跟它在一起的安静时光。

至小皮匠处,还未开口,他便抬头道:“打鞋底,前后掌,轮胎底。明天下半天来拿。”我暗自诧异,他竟

过街楼

郑自华

能未卜先知?次日取鞋时,见他从几十双鞋中准确抽出我的那双,更觉神奇。

“小皮匠,你怎么晓得这双是我的?”我问。“昨天你将鞋子给我,我就晓得是你的。”他答得平淡。我不信,指着一双绣花鞋问是谁的。他道是“17号前楼小开家主婆的”。17号前楼的小黑皮是我同学,我见过这双鞋。我又指一双三接头皮鞋,他说是“45号客堂间当远洋轮船船长的”。再指解放鞋、翻毛皮鞋,他皆能一一说出主人。我连呼“过目不忘”,旁观的剃头师傅插嘴道:“没有这点本事,混不下去。”

剃头摊更简陋,一个脸盆架,一只方凳。剃头被戏称为“杀头的”,用苏北话念来尤为生动。大人去理发,剃头师傅问:“老样子?”答曰:“老样子!”便动手。我去时,他连问都

不问,直接开剃。我抗议,他笑问:“奶油大包头好吗?”引得众人哄笑。多年来,我在他那里剃的都是“老样子”。唯有一次,我坐上凳子,突然道:“三七开!”他惊讶看我,我坚持着。他喃喃道:“大了,要好看了!”自然依言剪了个三七开。后来,弄堂墙壁上挂了报夹,每日夹了一份报纸;有了公用电话亭,喇叭里传来某某号,电话!”再后来,知青回沪,弄堂里多了点心摊,缝纫机摊,摊主多为年轻人。本来就不宽敞的弄堂,进出要在人群中穿梭。

再后来推土机轰鸣着碾过,有着九十多年历史的新华里已经不复存在,替代的是兴华里。新华里成了兴华里图纸上的一道虚线。往日的老邻居相聚在兴华里附近的小饭店,那还在建造的兴华里的外墙上画着石库门的图案,显然已经不会再有过街楼了,而唯有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的记忆里装着整条弄堂的故事。



七夕会

夕阳年华,我时常与一拨老友外出游行。有老友说,年纪上去了,出游尽量不去徒步爬山,少走耗时费力的绵延山道——我心里窃笑他“哥已不是当年的哥”。面对爬山涉水,我颇自信。

最近,我与农友杨钢兄游玩一些四川山水,孰料,在黄龙景区遭遇了高反。黄龙风景名胜,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是中国唯一保护完好的高原湿地,享有“胜地仙境”“人间瑶池”美誉,不仅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景区(当然也是5A级景区),1992年,更是被列入了《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通过宣传介绍,让我在到达黄龙景区时,对“人间瑶池”充满了兴奋遐想。景区入口海拔3140米,因为出发时喝过两支“红景天”口服液壮了胆,我忽视了可能出现的高反。我们乘着被挤压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满的缆车,

在到达海拔3600米左右的缆车顶端出口处蜂拥出来:哇,无限风光在前方!

我与杨钢兄步履轻松,一路谈笑,伴着江南水乡、岭南风光,或是祖国的北疆和西域地区迥然不同的高原湿地美若仙境的绮丽风景。这里是位于岷山山脉主峰5588米雪宝顶山麓下的黄龙沟,沟内遍布乳黄色的钙华沉积,并呈梯田状排列,从顶峰流下的雪水溪流汇聚成无数个澄清无尘、缤纷多姿的湖泊和彩池。一路高低起伏、蜿蜒曲折的下坡山道。我们随游览人流一路前行,还不时超越慢行游客。忽见前方开阔处人影麇集。哦,我们到了望龙坪观景台。凭栏眺望远处一座座巍峨高耸的山峰,

望龙坪观景

周云海

如梦如幻,心驰神往……在海拔3530米的望龙坪观景台,我第一次体验了身体在极度不适下的高原反应!在黄龙高原景区的漫长徒步,还让我一双总也走不累的腿吃力得夜间难以安睡!以前的徒步自信惨遭蹂躏。高原地区氧气稀薄,身体需要努力供氧。受挫望龙坪,是我这个夕阳人忘乎所以,心理预防松懈和高反防范失当所致:下了缆车,不可徒步太快;事后了解“红景天”口服液主要是通过提前一两周来增强身体对缺氧的耐受力,它不能立竿见影地缓解已经出现的高反症状。在到达景区前服用“红景天”,无异于临时抱佛脚。相比之下,葡萄糖、巧克力或者吸氧,对即时缓解高反更有效。

黄龙景区之美,誉为“人间瑶池”,信哉斯言。人老不以筋骨为能,望龙坪之挫,从此信也!

这个秋天,总结出一条“人生忠告”,就是在桂花盛开的时节不要从桂花树下走,尤其是在月光如水的晚上。

因为从树下经过,桂花可能像调皮的雨点洒在你的头顶、肩头,甚至钻进你的衣领,这时花香缠绵,你会秋思泛起。大概率你会停下匆忙的脚步,深呼吸,然后沉醉在一片广袤的馥郁里。你会好奇,抬头看花,然后看月。皓月当空,你会想到蟾宫折桂,继而联想到美食、美酒以及美人,譬如桂花糕、桂花酒、月宫里桂花树下的嫦娥。或想起宋之间的“天香”(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总之,从月夜的桂花树下走,你可能沦陷,成为那个香阵的俘虏。

关于桂花,当年父亲从上海带回“沈大成”桂花糕,我不过10岁,能分到一块或半块。小小的乳白色方糕,点缀着金色的小花,香甜,软糯。按理说,对待这种食物我应该细嚼慢咽的,但我是一个抵不住诱惑的孩子,吞进肚里后才想起该细品一下的。这时,舔着嘴唇,咽着口水,再看父亲,父亲露出得意的微笑来,意思是:我就知道你小子是忍不住的!

我把桂花糕的包装纸夹进旧书里,那本书专门用来珍藏吃过的糖纸。水果糖、大白兔奶糖、话梅糖、太妃糖,打开书,就像打开童年关于香甜的回忆。现在书中增加一款新的藏品——桂花糕的香甜。桂花糕的包装纸上画着一枝桂花,我曾按图索骥,但总是无果而终。我原以为气候不宜生长,直到后来读到李清照的《鹧鸪天·桂花》。大概是在公元1107年的秋天,25岁的李清照在青州写下著名的《鹧鸪天·桂花》:“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梅定妒,菊应羞,画阑开处冠中秋。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青州距离我的老家并不远,而青州之桂,堪称宋词中的“桂冠”。

李清照的《漱玉词》以白描见长,但此篇“桂花”却以议论取胜。诗人描摹桂花尽管“暗淡、轻黄、迹远”,却因“性柔、情疏和香留”而成为“冠中秋”的“花中第一流”,以花喻人,情致深婉,有易安居士自带的豪放。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价:“何须浅碧轻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易安语也,其词品亦似之。”再三品咂,猜测李清照的词中提到两种桂花,“轻黄”者为银桂或四季桂,而“红色”者自然就是丹桂了。有一年盛夏时节赴杭州满觉院,正值桂花盛放,香气满山盈谷,走在树下,披香沐“雨”。同行说,这是新西湖十景的“满陇桂雨”。当时存疑,桂花不是在秋天开放吗?事后补课,才知己识闻浅薄。“八月(阴历)桂花香”是国人的集体感官记忆,真实情况是,金桂、银桂和丹桂在金秋开放的,而四季桂则是不拘时令的。那年盛夏,满觉院开放的必是四季桂了。

今年的桂花开得迟,开花时已过中秋,曾经动念去上海植物园或是桂林公园赏桂,稍一犹豫便作罢了,小区外的口袋公园里就有,有好几株桂树,金桂、银桂都有,一簇簇细碎的黄花点缀葱茏的翠绿,近看远观皆宜。周末去的时候本想树下稍坐的。未承想碰到两位老人正在摇桂花。看来是临时起意,老爷子轻轻摇晃树枝,老奶奶倒撑着雨伞,小花如雨点簌簌落下,黄灿灿的,很快铺满伞面。老奶奶见我驻足观看,开心地与我分享经验:下雨浪费了,回去做酒酿圆子,老灵魂!我说:是啊,是啊!

之后再去,是傍晚,下着小雨,桂花已经谢掉大半,水淋淋的石子路面上浅浅地铺着一层金屑。天气已经转凉了,我在树下,调动所有的嗅觉,试着分辨那香气是浓还是淡了?回家后,妻看到我被雨水打湿的衣服,旋即闻到跟我一同回家的“天香”,问道:你又去看桂花了?我说:是呀。这场桂花雨下完,冬天就要来了。

桂花雨落下来

鲁北明月

旅游